



《挤奶》

西藏風情

《休息》





《喜瑪拉雅山的早晨》



《藏族小男孩》



《待發》



《在帳篷裏》

張紅年油畫選



張紅年畫中的西藏風情

朱晨光

我和張紅年第一次會面是在一九八六年年初的一個晚上，那晚紐約大雪紛飛，畫壇道長程及先生和夫人在紐約沙瑪崗地藝術俱樂部餐廳請我和素行吃晚飯。用餐時，紐約格蘭山丘藝術畫廊的老闆詹姆士走來與程及先生寒暄，程先生隨即給我們作介紹，詹姆士臨走時一再邀請我們晚飯後去參加他在該俱樂部舉辦的中國藝術家作品欣賞會。程先生向我們說：「詹姆士的畫廊在紐約雖名氣很大，但今不如昔，近幾年來，有點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最近他要為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藝術家辦個聯展，想換換口味，並欲藉此來重振雄風，今晚在這裏先為他們開個作品欣賞會，做做輿論，詹姆士早已邀我來捧場，所以約你們來此一聚，既可敘舊，又好一起去捧捧場。」究竟是介紹哪幾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呢？程先生也不清楚。閒談間，金高、王濟達、陳丹青來到了餐廳，很遠他們就看到了我，並相互招手致意，等他們走過來說明來意，我們才明白，原來是為他們幾位舉行作品欣賞會。

晚飯後，我們一起參加作品欣賞會，主要是以放幻燈片的形式來介紹藝術家的作品，介紹完畢後，詹姆士向與會者說：「今天，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的是請來了美國畫壇享有盛名的大畫家程及先生，請程先生為大家講話。」在熱烈的掌聲中，程先生以流利的英語講了既得體又捧場的話。欣賞會最後

一個程序是自由交談，張紅年是該介紹作品的畫家之一，這時我才和他相識。

一、畫作特色

八六年五月聯展開幕，那次畫展賣得最多的要數金高和張紅年的油畫了。張紅年和陳丹青都是同以畫西藏人民生活為題材的油畫家。陳丹青畫的灑脫奔放，色彩深沉，很有西藏的泥土味；而張紅年畫的比較細緻明亮，並帶有「好萊塢」的色彩，也更合美國人的口味。

今年二月，格蘭山丘藝術畫廊舉行了張紅年的個人油畫展。我應邀出席了畫展開幕酒會，但因會上畫壇同道不少，大家都忙於寒暄敘談，而對展出的作品未能仔細地一一欣賞。後來我抽空在一個上午趕去畫廊，在紅年的陪同下欣賞了展出的廿二件以西藏人民生活為題材的油畫作品。

看完了畫展，藏族小男孩天真、純樸的形象，藏族婦女蹲在地上擠奶的背影，一對藏族姐弟隨着羊羣迎向明亮的山峯走去的背影，一羣喇嘛聚集在寺院門口準備出發的情景，這一幅幅的畫面總是在我的腦海中出現，這大概是張紅年的油畫《藏族小男孩》、《擠奶》、《喜瑪拉雅山的早晨》、《待發》等作品（請看本期彩頁）對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的緣故吧。

我沒去過西藏，而通過張紅年筆下描繪出來的西藏人民生活典型的畫面，使我對西藏有了一個概括的瞭解，透過藝術家的筆觸和色彩，使我加深了對西藏人民的印象；雖然那裏十分落後，但從一幅幅畫面上所表現出來的人與大自然和人與人之間……使我感到他們的純樸與奔放、善良與和諧。

從張紅年的作品中，我發現無論是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還是一牛一羊或草地山峯，畫家在創作過程中都一絲不苟，他要不厭其煩地一筆一筆地和一層一層地把各種顏色鋪上去，有的地方甚至要畫上十多次，才能把他的透明畫法表現出來。這樣表現出來的物體才倍具質感，《擠奶》這幅油畫中人物服裝上的服飾之所以非常質感地閃閃發光而引人注目，正是畫家用了這樣的方法。

在他的油畫技法中，我感到，有古典寫實主義和印象派的影子，張紅年沒有生搬硬套地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手法湊合在一起，而是通過研究、消化、理解以後，再把兩者的可取之處融合在一起，又恰到好處地運用在自己的畫布上。這樣他的油畫就產生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魅力，我以為，這也就是張紅年油畫的特色。

張紅年是一九四七年生於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在上海和北京長大，一九六二年以優秀的成績考取了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在美院附中

學習時，有一次，他聽了一個外國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樂後，心情十分激動，於是單純年輕的張紅年回到學校後，便創作了一幅題為《命運》的水粉畫，畫面上是一大片烏雲密佈的天空，壓得很底的地平綫上挺立着一個人在和命運搏鬥。不久就因此而遭到了一場批判。

二、學畫歷程

一九六六年在美院附中畢業後，正遇上中國的文化浩劫，後來又和一羣同學被派到河北一個農村去勞動。他們這羣正處在長身體、長知識的黃金時代的青年，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深造和發展，却在那偏僻遙遠之地過着異常單調的生活，除了勞動就是政治學習，既無親情和愛情，也沒有文化和藝術的四五年的日子中，這羣年輕人的青春就如此白白流過。直到一九七四年，張紅年才進了北京畫院。

一九八〇年，張紅年出於親身的感受，他創作了一幅《那時我們正年輕》的大幅油畫。在這幅畫面上，畫家描繪了自己和其他八位學生在河北農村聚居一起的一個生活場景，一羣年輕人在一間簡陋的光綫暗淡的小屋子裏，有的躺着看書，有的抽煙解悶，有的蹲在牆角寫信，有的打着雞蛋吃，有的在思考前途，又好像產生了問題，受了傷的還要自己敷藥包紮……正是這一羣天真可愛的年輕人，不是都高舉過紅小書，認真地唸着毛語錄「要鬥私批修」嗎？此時此刻，他們又怎會想到自己是十足的被愚弄的受害者呢？張紅年的以傷痕美術為題材的油畫《那時我們正年輕》正是生動地描繪了那辛酸又動亂的年代，是如此殘酷而無情地奪走了一代人的年華，誤了一代人的青春。這幅作品的現實意義就在於此。他的這幅作品在一九八〇年全國美術作品

展覽會上獲得了二等獎，並為中國美術館收藏。當這幅畫展出的時候，一位觀眾曾給張紅年在信這樣寫道：

親愛的作者：

首先我真誠的感謝你，我是一個廿八歲的男青年，在你的畫前流淚了，就是現在淚水又……我不是軟弱的人，可以說很少下淚，但是這幅作品打動了我的心，我也是一名十年動亂的犧牲品，六九年到東北兵團，你作品中描畫的情景彷彿就在我眼前。親愛的作者朋友，我的淚決不是因為我受過苦，被迷人的英雄主義欺騙過。因為那時我們確實正年青，我難過，我流淚的正是這一點，你和我們的心是一致的。

我祝願你能創作更優秀的作品。

北京科影廠 魯誠

十二月卅一日

一九八二年秋，他去西藏的一個牧場，和那裏的牧民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雖然那兒比較落後，單調又很不衛生，但是他感到那裏的人與大自然、人與人之間比起大城市來要單純和諧得多，他們勤勞又奔放，尤其是牧民的生活和他們純樸的情感，以及西藏的草地、山嶺、牛、羊等都充實了畫家的創作思想。在那裏，他畫下了無數的素材，並詳細地作了文字記錄，為以後他創作西藏組畫的系列作品作了準備。

一九八四年，張紅年進入了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班深造。一九八五年底，來到紐約市立大學藝術系攻讀研究院。

來美後的短短兩年中，他除了在學校上課外，

還不斷到博物館和畫廊對西方美術名作，無論是古典寫實主義的或是印象派的作品都一一認真研究。我以為，今年他在格蘭山丘藝術畫廊展出的二十二件以西藏為題材的油畫作品，既是張紅年對西藏那段生活感受的進一步抒發，又是他在研究和吸收西方油畫技法過程中的一個新嘗試。

張紅年並不滿足已有的成績，故此打算深入美國農村去體驗一下生活，想在不久能畫出一批面目更新的反映美國農村生活的作品。

比畢加索畫得更好

畢加索的妻子吉洛特也是一個愛畫之人。有一天，她關在畫室裏繪畫，她的兒子小科勞德來敲門。

吉洛特不喜歡有人來打擾，所以只隨口應了一聲。

小科勞德想陪媽媽玩，便說：「媽媽，我愛你。」

吉洛特回答說：「乖乖，我也愛你。」過了幾分鐘，小科勞德又說：「媽媽，我喜歡你的畫。」

「謝謝，你真是個小天使。」再過了一會兒，小科勞德續說：「媽媽，你畫得太美了。」

這時，吉洛特停了筆，沒有說話，也沒有開門。

聰明的小科勞德隨即補上一句：「你畫的比爸爸好。」

這回她終於被打動了，把門打開，抱起小科勞德。